



市民近距离欣赏万工轿 (陈章升 摄)



非遗探访团欣赏彩灯扎制 (邱英士 摄)



金山村马灯队 (邱英士 摄)



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盖洪在工作

## 赏非遗之美 探传承之道 看灵秀横溪 如何留住“宁波老味道”

本报记者 黄程 通讯员 郑拓

浙江非遗看宁波，宁波一半非遗在鄞州。而横溪以一个镇坐拥包括国家级在内的7项非遗，令人惊叹。

在端午佳节，宁波日报“乡下头”微信带着百位市民，前往横溪一探究竟。

从海拔580米的金山古村，到诞生3项非遗的小村道成岙，再到舞龙百年不间断的大岙村、陈列世界上最豪华轿子的朱金漆木雕艺术馆，探访团翻山越岭，品尝了由当地百姓热情呈现的饕餮盛宴。

在尽享非遗之美的同时，大家也不免担忧：“老底子的宁波味道”能否传下去？“记忆中的乡愁”是否留得住？

在横溪，通过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，我们得到了一个个喜人的答案。在因地制宜、各具特色的保护和传承机制下，点缀在山间谷地的7朵非遗之花，扎入更深厚的土壤，绽放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。



小朋友好奇地观看箍桶制作

着彩服，身体前后扎竹马。舞时有打击乐器伴奏，并配有马灯调。

“我们有自己的道具间和化妆室，会在固定时间训练，政府还有补贴。”村老年业余团队负责人钱志新说起马灯队，无比自豪。“目前住在村里的以老人为主，但我们没闲着，重新拾起中断了50多年的老传统。马灯队里最大的年近80，最小也有60多岁。大伙积极性都很高，不但丰富了村里的文化生活，还锻炼了身体，我们是乐在其中。”

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小孩，稚嫩的笑脸在队伍中格外显眼。虽然步子还有些不协调，但是两人满头大汗跳得特别卖力。其中名叫潘奕静的女孩说：“我经常跟外婆去参加演出，他们招新队员时，我第一个报名。”潘奕静说，以后要让外婆给她“开小灶”，“我想要登上更大的舞台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的好东西。”

潘奕静回头，正遇见外婆慈爱的目光。老底子的文化，如绵延不绝的血脉，在大山里的一代一代间传承，生生不息，就在温暖的亲情中，融入村民生活的日常，装点着小山村的四季。

### 山间小村开出三朵非遗之花 以前的日用品成了如今的“艺术品”

一个山间小村落，竟有3项非遗！在前往此行第二站道成岙的路上，探访团的成员们就开始热烈讨论起来。是怎样的土壤，能够滋养出如此众多的非遗文化之花？

道成岙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众多，以朱金漆木雕、箍桶、打镗最为有名，特别是朱金漆木雕传承人陈盖洪所制作的“万工轿”曾获得过中国民间艺术山花奖。

在道成岙文化礼堂内，专门设置了非遗陈列馆，馆内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木雕漆器、锡器和木质用具。这些小时候日常可见的生活用具，一下引起探访团成员的共鸣。家长们指着一件件陈列品，仔细地好奇地向孩子们介绍着。一时间，陈列馆内回荡着“你爷爷家、你外婆家、妈妈小时候……”

据礼堂工作人员介绍，集齐这些成套的老物件可不容易，有的是村民捐赠的，有的是企业老板高价购买来的。“全村老小都在为这个馆出力出钱，大家都以此为骄傲。”

当天，两项非遗的传承人陈宏义和沈福定在这古色古香的文化礼堂之内，为探访团展示箍桶和打镗技艺。陈宏义家五代箍桶，这么多年，陈宏义一直舍不得放弃这门手艺，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家族传承的历史渊源。

与陈宏义一样，沈福定的手艺也是祖传的。他的爷爷清朝时就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打镗师傅，传授其父亲，父亲又将打镗手艺再传授给两个儿子。如今，他的弟弟已经改行，只有他还在坚持。沈福定感慨地说：“过去，哪家姑娘要出嫁，要没几件像样的锡镗器，那真不好意思说出去，最豪华的十里红妆中，也少不了锡镗器。可是如今的年轻人，连锡镗器都没见过，不要说打镗了。”

在探访团中，69岁的林志明老先生曾经做过20多年的木匠。“十几岁开始做学徒，做到39岁坚持不下去，改行去了工厂。”林志明说，像两位师傅这样坚持下来的，真的不容易，“我很佩服他们！”

眼下，老手艺的状况有了很大

改观，两位传承人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，平时接到的订单也不少，传统手艺已经可以

成为谋生的手段。陈宏义指着手头正在制作的小木桶说，这样的小木桶，做一对需要三四天时间，木工做完还得喷漆，市场价格超过千元。“以前，我们做出来的是日用品，如今成了‘艺术品’。现在的人喜欢纯手工制作的物件，买去当摆件。”

### 充满传奇色彩的大岙布龙精彩百年 村民都是“龙的传人”

每一项精彩的非遗，都让市民们长久驻足，不忍离开。当探访团到达大岙村布龙传承基地金峨小学时，已是下午两点。

当天表演的大岙村女子巧媳妇舞龙队和金峨小学舞龙队，拿出了十足的劲头，为远道而来的观众们献上了精彩的视听盛宴。身着绿衣服、巧媳妇舞龙队一上场，瞬间吸引了场下的围观，布龙在她们的手中翻江倒海，诠释了什么是“巾幗不让须眉”；而金峨小学的学生则脚下生风，舞得虎虎有生气。

“精彩精彩，比电影里的狮王争霸还要震撼。”市民团看得目瞪口呆，不停鼓掌叫好。

100多年前，大岙村民自发组建了舞龙队，相传是为了感谢有求必应的金峨神龙，从此日渐发展壮大。

每当逢年过节，舞龙队过街穿巷进行表演，数十年来从未间断。2011年，大岙布龙荣获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。

大岙舞龙队曾与号称“北京龙”的奉化条布龙进行技艺比武，结果各有千秋，不分上下。那支队伍队伍的“龙尾巴”是如今84岁高龄的任永林。任永林有一段传奇式的故事：有一次外出表演时，任永林脚受了伤，但是龙尾巴一角没人能够代演，他带伤出演，在舞小四大门时独脚跳龙身；舞到摇船龙时，龙尾巴则四方摇摆；龙头窜越龙身时，他突然独脚反身跳龙身，舞出了堪称奇迹的一出“独腿龙尾”由此名声大噪。

去年离世的任海康，曾是村里第五代“龙头”。从20岁出头参加大岙舞龙队，到花甲之年身患重病仍为传承而奔波于横溪小学和金峨小学。任海康的一辈子，都未曾离开布龙。他曾说：“舞龙对我们来说，不仅仅是项业余活动，而是一种精神象征，难以割舍。”

任海康老人的奔波没有白费，如今，这流传百年的布龙，已经成为小学里最受欢迎的学生社团项目。社团指导老师王华君告诉记者，村民以能舞龙为傲，每个人都能舞几下。社团招人时，舞龙队永远是最热门的，许多学生的爷爷、爸爸、妈妈都是舞龙队成员，老中青三代人，都把入选舞龙队当成一种荣誉。“建在学校内的布龙博物馆，也是村民和学生们的爱去的地方。了解布龙历史，学习舞龙技术，感受先辈留下的精神。”

据横溪文化站负责人介绍，舞龙在横溪有着扎实的群众基础，横溪镇中心小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承基地，基地现有200多平方米舞龙室一间，30名舞龙队员，每月都要训练4至8次。

“舞龙对于小朋友来说，有着文化传承之外更多的意义，比如锻炼毅力品质、培养团队合作能力等。在横溪，我们都是‘龙的传人’。”王华君说。

### 三位一体的非遗项目 保护模式成为典范 传承和产业成就“最豪华的花轿”

近日，展示宁波朱金漆木雕工艺最高水平的纪录片《万工轿》，登陆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《探索·发现》栏目。而探访团的成员，则有幸近距离欣赏这件精美绝伦的大师之作。

“宁波万工轿”被称为世界上最豪华的花轿，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盖洪和他的十几位技术人员耗时3年打造完成。

陈列这顶花轿的宁波朱金漆木雕艺术馆，被称为宁波非遗龙头馆，也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个完整展示馆。2006年，宁波朱金漆木雕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位于横溪镇的鄞州中艺雕塑厂成为宁波朱金漆木雕传承基地。2008年至2010年，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陈盖洪历时3年，自筹资金千万元建造了1.3万平方米的朱金漆木雕艺术馆和传承基地。

大。每当逢年过节，舞龙队过街穿巷进行表演，数十年来从未间断。2011年，大岙布龙荣获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。

大岙舞龙队曾与号称“北京龙”的奉化条布龙进行技艺比武，结果各有千秋，不分上下。那支队伍队伍的“龙尾巴”是如今84岁高龄的任永林。任永林有一段传奇式的故事：有一次外出表演时，任永林脚受了伤，但是龙尾巴一角没人能够代演，他带伤出演，在舞小四大门时独脚跳龙身；舞到摇船龙时，龙尾巴则四方摇摆；龙头窜越龙身时，他突然独脚反身跳龙身，舞出了堪称奇迹的一出“独腿龙尾”由此名声大噪。

去年离世的任海康，曾是村里第五代“龙头”。从20岁出头参加大岙舞龙队，到花甲之年身患重病仍为传承而奔波于横溪小学和金峨小学。任海康的一辈子，都未曾离开布龙。他曾说：“舞龙对我们来说，不仅仅是项业余活动，而是一种精神象征，难以割舍。”

任海康老人的奔波没有白费，如今，这流传百年的布龙，已经成为小学里最受欢迎的学生社团项目。社团指导老师王华君告诉记者，村民以能舞龙为傲，每个人都能舞几下。社团招人时，舞龙队永远是最热门的，许多学生的爷爷、爸爸、妈妈都是舞龙队成员，老中青三代人，都把入选舞龙队当成一种荣誉。“建在学校内的布龙博物馆，也是村民和学生们的爱去的地方。了解布龙历史，学习舞龙技术，感受先辈留下的精神。”

据横溪文化站负责人介绍，舞龙在横溪有着扎实的群众基础，横溪镇中心小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承基地，基地现有200多平方米舞龙室一间，30名舞龙队员，每月都要训练4至8次。

### 三位一体的非遗项目 保护模式成为典范 传承和产业成就“最豪华的花轿”

近日，展示宁波朱金漆木雕工艺最高水平的纪录片《万工轿》，登陆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《探索·发现》栏目。而探访团的成员，则有幸近距离欣赏这件精美绝伦的大师之作。

“宁波万工轿”被称为世界上最豪华的花轿，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盖洪和他的十几位技术人员耗时3年打造完成。

陈列这顶花轿的宁波朱金漆木雕艺术馆，被称为宁波非遗龙头馆，也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个完整展示馆。2006年，宁波朱金漆木雕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位于横溪镇的鄞州中艺雕塑厂成为宁波朱金漆木雕传承基地。2008年至2010年，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陈盖洪历时3年，自筹资金千万元建造了1.3万平方米的朱金漆木雕艺术馆和传承基地。

传承人、传承基地、博物馆，有了这三项，应该说朱金漆木雕的保护和传承已经成为典范，可是陈盖洪依然充满了忧虑：他是该项目仅有的一位国家级传承人，最让他发愁的还是找不到传道之人，“传承的不仅是这项手艺，更是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”。

随着现代技术和材料的大量使用，这种制作费时费力的传统器物，慢慢地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。如今的朱金漆木雕使用领域越来越窄，真的快成为“遗产”了。陈盖洪思考得更多，是非遗项目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。他的生产基地大量地使用电脑技术和流水线生产，产品的设计开发也加入了时尚的元素。传承基地有了自我造血功能，就能有时间、精力和资金去建艺术馆，去纯手工制作佳品。“制作一顶万工轿，耗时3年多，耗资200多万元，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工厂支撑，这是绝不可能完成的。”

### 观点

想要把这门手艺更好地传下去，必须要创新，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。

非遗项目为产业提供技艺和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。我们产业化的源头，是“老祖宗”留下来的技术和经验。但产业化又反哺非遗项目，让这些老底子的技艺，在这个时代迸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——陈盖洪



### 精彩推荐

10 “第一书记”吆喝乡村旅游 公有村喊你来尝杨梅



11 甬江街道打造“党建+文化”服务型党组织基地



12 白沙“棚改”背后的“红色密码”



乡下头，带你寻找有意思的乡村



在全球小学内，少年舞龙队正在进行表演 (应海加 摄)